废土食人考

那天的朝阳之下，目睹一切的我再次感受到大脑的存在之时，已连摔带爬的跑到了楼下。而质子，就躺在那里。

那一瞬间我才明白，我从来没有，哪怕是一丝一毫的，理解过眼前这个正奄奄一息的人，她生活在另一个世界，一个我所无法触及的世界。

那时的我是这样认为的。

“为什么要救我？”仑质说，这便是连续两周的昏迷后，质子姐姐醒来时所说的第一句话。

那个夏天，在数十天的奔走之后，我终于再次见到了仑质。

此前的最后一次联系是在2010年初的冬天，仑质说质子在11月去世，说他3月就要结婚了。

“听说你们把她提了出来？”仑质径直说道，很明显，他知道我大费周章寻找他的目的。

春夏之交，即将毕业的我，那时下定决心要走向未来。

紧接着上一个同学，走上讲台，我即将说出第一个字。

脑中闪过无数尚未成熟结出想法的念头，如同上百个国家争夺静海殖民地时，用几十万枚火箭填满的天空。紧接着一个想法从记忆风暴中浮现，大量概念相互连接，逐渐形成整体，如同古巴核弹在美洲大地上开出的蘑菇云，迫使我说出了第一句话。

青果遇害后，经过与工会技术小组的合作，在连续两个月的透析后，我们终于在信息爆炸前夕的数字海洋中锁定了一个IP。在劫持了一个开发人员的系统之后，我们成功的拿到了防火墙接口密钥的加密模块头文件的调试器。通过对调试器的逆向工程，我们得到了头文件的解码器，通过透析头文件中所列举的加密主机，小组来到了防火墙面前。

面对这种级别的防火墙，我毫无办法。幸运的是，小组中有一人曾参与这类火墙的开发，他调取了自己所留下的开发人员接口，火墙就像招待老朋友一样把他请了进去。

越过防火墙，在无数文件中透析出的标记，指向了储存在质子所留下的主机中的那些恶意脚本。这些脚本表面上看都只是一些让各种处理器持续发热的死循环指令，所以起初并没有引起我们的重视，但随后我们发现了隐藏在这些死循环之间的规律，在尝试了几种编码协议后，成功导出了其中所包含的文件，那是另一个脚本，而我们一眼就看出了它唯一的适用对象。

“那么仑质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呢？”在红星村那块曾经被仑质用来摆放大排档的小巷中，那时的我选择无视仑质的问题，向他抛出我的提问。

正因为这个适用对象，我们不得不将它与结束于2009年末的那次被称作极光行动的事件联系起来。这些对象是所谓的气隙系统，而这个工具的功能便是让处理器有规律的发热，这种发热对于一般系统几乎毫无意义，但对于与一切网络隔绝的气隙系统却是唯一的入侵方式，任何成熟的服务器必然有各种各样的传感器来确保其稳定运行，对于这样大型的企业更是如此，而通过变化的温度影响遍布主板的温度传感器，以此完成数据库注入攻击。但对于质子而言，这还只是开始。

一旦注入的脚本解码完毕，其行动模式便会如同自包含病毒，但是它与其它同类病毒的不同之处便在于，它会识别硬盘磁道，并只会占据第1磁道，在该磁道的所有扇区被占满后，无数该脚本的副本会连成优先级最高的指令，这项指令迫使磁头舵机驱使磁头指向零磁道，随后重写零磁道，将磁盘上的所有原始数据用温度编码传出，在伴随服务器上发送至指定的主机。

“近代时期，化学刚被引进中国时，有一种物质，纯净时为无色透明液体，甜味、可燃、带有强烈的芳香气味，难溶于水。因为它的结构式酷似轮子，所以起初它的名字叫做仑，这种物质便叫做仑质，我的这个名字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。”那时，仑质面无表情的说道。

调查这个主机的过程异常的顺利，因为只有硬盘废料，并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信息，就在我们准备离开时，主机突然与另一个节点建立了连接，于是我们对这个节点启动了追踪，对方显然也察觉到了我们的存在，开始破解我们的接口，就像我们正在对他做的一样。双方的网络在一阵满载荷运转之后，最终以我们的内存侵占病毒在其计算机上完成任务为结束，在其彻底断点前的几十秒内，我们获得了他所拿走的那个文件。相对的，因为其追踪器的作用我们也需要更换已经暴露的IP。我们断开网络，解析所得到的数据，得到一个文件。

这个文件是一个生物病毒的全部基因组信息，而这个病毒的编码，只能让人联想到一场瘟疫，一场发生于2003年初的瘟疫。文件的署名是Proton，二级署名是Benzen，三级署名是Pencil。

“那个Benzen就是你。”那时的我说出了早已敲定的结论，无论仑质这个名字的真实意义究竟是什么。

在晚春潮湿而又闷热的空气里，即使站在讲台上几近窒息的我所说出每一个字都发音正确，但连在一起，却成为了毫无意义的语言，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，那或许是几个星期前课外班老师所讲的，他的高中初恋去世的事情。这是超出了常识范畴的概念，就好像没有人见过静海殖民地的争夺战究竟是怎样的，因为静海是一片月海。但是我见过月海，在幻觉中。药物所造成的幻觉可以缓解痛苦，而我使用过这种药物。低重力使我获得了极长的滞空时间，但等待我的并不是乐园。成数以千万计的运载火箭直指着我，将地球彻底挡在离子态尾迹中。

“这个世界是不讲理的。”讲台上的我用尽了全身的力气说出了最后一句话。

一直以来，我感到疑惑。我问过无数人，关于他们的生活态度，生命之于他们的意义。但疑惑却有增无减。人们总是需要寻求倚靠，人们总是需要寻找意义，似乎没有一个支柱，他们就生活不下去。有些人认为活着就是为了改造世界，要为了人类更美好的未来而奋斗，也有些人推行着所谓的活在当下，珍惜现在并告别过去。这些固然是美好的愿望，但过去无法抹除，未来也无人能掌控，而处于未来与过去的夹缝中，现在并不存在，所有的一切都只是人们用来逃避的借口，因为大家不愿意接受活着只是一种状态、一个事实，人们已经对这种托辞上瘾，与瘾君子没有任何区别。

没有哪个瘾君子愿意在毒品中溺亡，他们只是承受不了痛苦。

但是谁又能承受痛苦？现代医院所使用的镇痛剂，其成分与海洛因无异。

多次入侵Benzen的主机，所得到的数据经过解析，是一组坐标。

将这组坐标与从质子的电脑上接入的数据库进行比对，找到了一个奴隶档案，其失踪日期正是那年仑质所说的质子的死亡日期。

“我想知道8月15日突然出现在这里的那个人来自哪里。”

“我不需要告诉你，因为你已经找到了答案。我不会为我的行为寻找理由，我也有我所需要保护的东西，你与我之间只有信息与技术的差距。”仑质面无表情的打断了我的质问。

确认了档案后，又过了一个星期，在老张的协调下，我们终于截下了正在被运往下一个拍卖会的质子。

失去了双腿的她始终没有醒来，在九天后失去了心跳。

“因为这个世界是不讲理的。”仑质接着说道，“任何一个时代，都有一片吃人的废土。”

定稿于2017-06-14

仑质Penxil